



詩語背後

南國榕意

◆木木

喜歡榕樹沉穩瀟灑的姿態。我與這嶺南最具代表性的鄉土樹種結緣，迄今已25載有餘，其間有三次際遇。

第一次際遇是1996年深秋，到廣州參加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年會。會議結束後，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胡文建所長邀請幾位同事去他老家開平做客。在村頭見到大榕樹的瞬間，我便被那特有的茂盛吸引了。一片沉穩的綠蔭，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這次我寫榕樹的故事，87歲高齡的胡文建老師還發微信給我：「廣東榕樹多而古，我家鄉開平村村都有幾棵二三百年的大榕樹。在我小時候，我們村就有四五棵，四五個人抱不過來那麼粗。樹下是乘涼的好地方，所以是村民聚集之地，也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

開平往東50公里是新會，有著名的小鳥天堂，乃遊人必去之地。我已記不清是那次開平之行順便去的，還是後來專程前往。那裏原名「鳥墩」，因巴金的散文名篇《鳥的天堂》而得名。它的主體是一棵樹齡已逾400年的水榕樹，茂密的樹枝和氣根扎入水土之中，成為新的樹幹，隨時間推移而蔚然成林。樹叢高約15米，婆娑的樹葉籠罩着20多畝河面，林中棲息着成千上萬的飛鳥，根枝錯綜，鳥樹相依。

第二次際遇在香港。香港亦是多榕樹的地區，我駐港16年餘，見過榕樹無數，而以三處地方印象尤為深刻。一處是在香港大學後半山上。從我所在單位登太平山，需自下而上，由北往南穿過香港大學，臨出校園有一面斜坡，三四株巨大的榕樹形成一片繁茂的林子。數十根粗壯的氣根垂直扎入土中，既像是往下拉扯樹幹，又像是往上支撐樹幹，有一種觸目驚心的力量撕扯感。濃蔭下面根系發達，宛若群龍環繞，而這些氣根彷彿龍王爺的鎮海之寶金箍棒，頂天立地，憑空生出威嚴。

另一處是上亞厘畢道(Upper Albert Road)。那是一條口袋形的老街，環港督府(現改名禮賓府)而建。街道以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Albert親王命名，始建於1840年代。周邊除禮賓府外，還有聖公會堂、政府山、纜車道等歷史悠久的建築，又臨近香港動植物公園，所以大樹古樹極多。整條街道古木森森，路旁石砌護坡上布滿大大小小的榕樹根，鱗走

蛇突，密如蛛網，形成榕樹牆的奇特景觀。

當然，最有名的榕樹牆還在堅尼地城的科士街(Forbes Street)上，那是我駐港期間對榕樹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處地方。科士街並不長，只有200米左右，車輛自東向西單行，南面路牆上有27棵榕樹攀援生長。據考證，科士街榕樹牆早在1890年代即已存在。一個多世紀以來，這裏先後建過家禽批發檔、屠宰房、麻纜廠、汽車修配間、運動場等。2014年地鐵開通後，逐漸演變成酒吧輕食一條街。我在附近居住多年，目睹周邊景物變遷，惟有那面榕樹牆經風沐雨，兀自踏着自己的節律。每次路過，都生出一種難言的情緒。

第三次際遇在廣州。如果說第一次是與榕樹蓬勃的生命力結緣，第二次是因其落地生根、順勢滋長、歷經滄桑而受觸動，這次的感覺就有些複雜了。上個月去廣東省委黨校進修，在廣州呆了4個星期。不久前，這裏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砍樹事件」：當局為了突出「花城」特色，大事引種外地有花植物，18,000多棵鄉土樹種被移植或砍伐，其中榕樹13,000多棵。事件引起高層震怒，被斥為無知加粗魯，自鳴得意地搞破壞，是缺乏文化底蘊、不了解當地歷史文化、不接地氣表現，希望各地力戒之，好自為之。黨校專門開設了生態文明建設課程，並以此為案例，教育幹部端正政績觀，提高歷史文化修養。

我原本打算去幾處有代表性的地點現場看一看，卻因為疫情原因，全程封閉學習，沒有去得了。向當地人打聽，有說老樹砍了確實可惜的，也有說一些地方新樹換老樹，並調整布局，比原來舒服多了。可見，歷史文化與現實需要，個人經歷與審美情趣，任何個案背後都有着複雜的因果。就像榕樹的根鬚，盤根錯節，每一場風雨都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痕跡。

省委黨校坐落在黃華園，園子不大，但園中數十棵樹齡三五百年黃葛樹，讓人覺得頗有這些歷史淵源。漫步其間，見樹幹上掛着說明牌，方知黃葛樹又名大葉榕，是榕樹的一大種類。大葉榕與小葉榕相比，根系沒有那麼發達。其根、皮、葉皆可入藥，具有祛風除濕、清熱解毒、消腫止痛之功效。一些老廣州人，歲到腳了會取一些回去泡腳，據說很見效。



榕樹牆古意濃郁而充滿生機，在香港街頭隨處可見。作者供圖

因為「砍樹事件」的關係，我對榕樹的知識和逸聞多了興致，也產生了一些想法。從榕樹沉穩瀟灑的姿態中，隱隱看到某種精神，姑且稱之為「榕樹精神」。

解讀榕樹精神，或可領略嶺南人的精神特質。一是不拘一格，蓬勃生長。水土隨遇而安，可水可土；根鬚隨機而發，亦根亦鬚。經千百年，生生不息，獨木成林。二是根系發達，底盤穩健。無論岩石泥土，陡坡平地，凡根脈所及，無不因形就勢，穩紮穩打，盡其所能延伸拓展，且健碩如鐵骨，充滿霸氣。三是內蘊深厚，包容並蓄。榕樹富於進取性，同時也是最謙遜的樹種。它自我成長而不張揚，默默撒下綠蔭，並容納其他植物形成「以我為中心」的多元生態。常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一棵老榕樹周圍，長滿各式各樣喬木、灌木、藤蔓、雜草，彷彿其樂融融一大家子。四是個性鮮明，怡然自得。榕樹類別特徵明顯，遠遠望過去，無不是糾結盤旋，茂葉如蓋，仔細一看，卻每棵都長得不一樣。求大同，存大異，天地之間，瀟灑灑灑，各得其形，自得其樂。

其實，就功用而言，榕樹既無果實可採，也無材質可用。正所謂君子不器，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無用」的榕樹卻被村民當作風水樹，世代栽培護養，每每枝繁葉茂，成為家族或村寨興旺發達的象徵。

廣州回來不久，深圳就開「兩會」了。我與一位參會的僑領朋友談起榕樹，他說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時時感念老榕樹才是深圳的主人，自己只是過客，感念它們給予的清涼和寧靜。我深以為然，大會閉幕後，騎自行車在深街街頭捕捉榕樹百態千姿，心有所感，得七律一首記之。

茂葉繁枝一樹榮 盤龍樓鳳入雲霄
濃蔭蔽得千秋暑 老街妝成百姓驕
無奈官家爭浪漫 只合花影鬥妖嬌
可憐黃葛堪何用 專治風邪虛火高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武俠筆記小說

香港的武俠小說，無論新派舊派，多是長篇，短篇並不發達，筆記型的更少。所謂武俠筆記小說，我看過的只有念佛山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小說世界》的「技擊短篇」。

筆記小說受到史書體例的影響，多標榜記事的真確，以史家的態度來記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將它分為「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在武俠小說上來說，「志人」是「志」俠客，「志怪」是「志」劍仙、劍術。在寫作方法上，大都採直敘式，也即是現代新聞學上的正三角(又名正金字塔)的寫法。

筆記小說的開首，或述某人籍貫、履歷，死板而不吸引。但歷朝的筆記文都是這樣。中國早期的新聞，也以筆記體來書寫。武俠筆記小說在清代已見，踏入民國亦有；至於香港，則一片荒涼。香港的技擊小說多屬長篇，行文平鋪直敘，鮮見吸睛的技法，所以被稱為舊派武俠小說。

念佛山人名許凱如，崛起於1920年代，另有筆名謙謙、禪普君子等。初時從商，因好執筆為文，投稿廣州報界漸有聲名，遂棄商從文。他寫技擊小說，皆因認識黃飛鴻弟子林世榮而得到不少珍貴資料。他寫作的手法，始終脫不了舊式。他的「技擊短篇」，無論內容是真是假，就是筆記



◆念佛山人的「志人武俠」。作者供圖

式。且看這篇起首：

「蘇秋霜為蘇乞兒之妹，蘇乞兒為廣東十虎之一，初到廣州之時，即與秋霜偕，兄妹二人，每日以賣藝為活。」(《雨傘破槍杆》，《小說世界》第六期，1951年3月14日)

將它來與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阮王二宮保撰聯》來作一比較：「劉文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只要翻開古時的筆記文，多是這種直敘寫法；《聊齋志異》各篇，內容雖新鮮而具吸引，但敘事亦緊步筆記行文。

香港技擊小說與民國舊派武俠小說，迥然有別，內容多乘現實，武功一招一式皆有來歷，朱恩齋、我是山人作品如是，念佛山人的短篇亦如是，且舉《鄒家八卦棍力創山東佬》為例：

「……山東佬遂擇得一枝粗如兒臂之棍，持在手中，用力彈之，震動棍頭，有如碗口大，鄒泰乃知其雄於力者，乃相對持棍立，……遂開子午步，持棍順向，將棍由腹部正中伸出，作平開手槍姿勢，預備其棍來攻，山東佬亦開步馬，略側其身而進，……鄒泰將身一扭側，將棍向上一攪，只聞啞啞一聲，山東佬之棍已擲去，虎口震開，小腹亦為鄒泰之棍尾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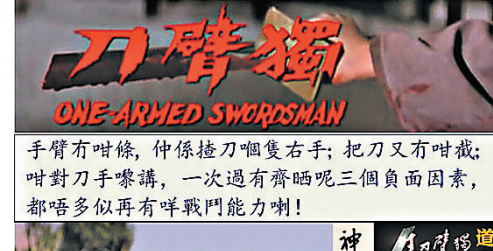
敘事層次有序，似是歷歷有其事。文首曾說「以史家的態度來記事」，念佛山人是做到這點。綜觀他一系列的說部，講的是武人故事，這就是所謂「志人小說」。

其實，香港的技擊小說多屬「志人」，如三德和尚、洪熙官、方世玉等。但惜全屬長篇，如念佛山人這組「志人武俠」，二三千字一篇，看之亦過癮也。不過，行文老舊，與緊隨而來的新派一比較，所受吸引自是江河日下了。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道別「獨臂刀王」王羽：「獨臂刀」的原型



2022年4月5日，人稱「獨臂刀王」的王羽告別塵寰；有此稱號，皆因《獨臂刀1967》、《獨臂刀王1969》是其代表作。

單看片名，大家應想像得到主角是一名只有一條手臂的刀手。絕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假若某刀手意外地斷了右臂，其刀手生涯或許已畫上句號。可不是嗎？以相對沒那麼靈活的左手要刀，除需很長的時間去適應外，在發揮或肢體平衡上也難言理想。該片的編劇還安排了主角用一把斷了一截的刀(實際有助肢體平衡)的情節，看似刻意降低其對敵時的戰鬥力。

兩套《獨臂刀》的劇情都是沿着這樣的一個「獨臂刀手」的遭遇而發展。曾看過金庸最熱門的幾套武俠小說的人，相信馬上會聯想到《獨臂刀1967》的主要人物以及故事主線的設定靈感——受辱、斷臂、重生，基本上來自《神鵰俠侶1959》：

這邊廂：方剛是大俠齊如風的家僕方誠的兒子，方誠為救主而犧牲，如風收方剛為徒，並把他撫養成人。如風的女兒齊佩生性刁蠻，經常聯同兩個富家子弟兄一起欺侮方剛。方剛不甘受辱，憤而出走，被齊佩和師兄攔截；在劍鏢下剛被齊佩砍掉右臂，及後幸得善良孤女小蠻所救。方剛在小蠻的協助下練成無敵刀法，並在師門危機時刻仗義出手，挽救了整個師門，讓當年害他的師妹羞愧得無地自容。在使命完成後，方剛決意不留下來，並選擇與小蠻退隱江湖。

那邊廂：郭靖一家對楊過恩重如山。楊過屢被武家兄弟欺侮；最後還被郭靖任性的女兒郭芙，其師妹砍斷右臂。他負傷出走，在神鵰的協助下練成了一身獨孤求敗的絕學，成為神鵰大俠。在襄陽城危機之際，楊過並未記恨，且挺身而出，救萬民於水火。完事後，楊過與小龍女歸隱，過着神仙眷侶的生活。

按時間順序，誰「參考」誰似有定案。話說《獨臂刀》的編劇是該片的導演張徹和當年炙手可熱的多產編劇倪匡。如所周知，倪匡是金庸的摯友；有傳當年金庸因事務繁忙偶爾會邀請倪匡在其武俠小說專欄中代筆。以他倆之「特殊」關係，且張徹與金庸也交情匪淺，金庸應不會介意讓他們把《神鵰俠侶》中的橋段「搬進」了《獨臂刀》裏去。然而「抄襲」的矛頭一直以來都指向倪匡，認為他正是始作俑者。多年後倪匡公開表示，《獨臂刀1967》一片只有「五個字」是屬於他的——當年他把《獨臂刀》劇本第一稿交予邵氏，張徹把劇本修改得體無完膚，只是保留了片名《獨臂刀》和他的筆名「倪匡」。說公道話，倪匡不應該負上「抄襲」這個「罪名」，而《獨臂刀》的「原型」源自《神鵰俠侶》也是有目共睹的。

激發張徹在構思《獨臂刀》劇情時的靈感也許還有那一時期在香港上映，由勝新太郎主演的日本武士電影——盲俠的「座頭市」系列，該系列主張「殘缺暴力」，深受港日觀眾歡迎。

來鴻

◆胡賽標

冰心獎的種子

這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2020年6月11日下午5點32分，我突然收到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晨曠編輯的短信與郵件，標題是「2019年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獲獎通知」。我興奮地將郵件內容讀下來，真是百感交集，又喜又憂。

其時，我正上學校初中男舍五樓走廊上徘徊，桔紅熾熱的陽光斜射下來。二個多月的大病失眠，心情抑鬱到了極點。有時，我想着走着，眼眶含淚，只能遙望對面連綿起伏的山巒，從宿舍樓頂露出的桉樹梢，將鬱鬱一點點消解在青山翠綠裏……

郵件內容說，恭喜我的作品《阿虎緬甸歸來》入圍2019年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獲獎作品集出版，但在圖書出版前，切勿在刊物、報紙、博客、微信等社交平台發布入圍消息，並且務必確保作品未曾發表、出版或參評過其他任何獎項。否則，將取消獲獎資格……

我知道我的作品確切獲獎了！獲獎率只有百分之一點多，這是多麼大的殊榮啊！因為它明白寫着要出版《獲獎作品集》，之所以寫「入圍」，大概是要將「違規」的作品取消獲獎資格。

我對文壇巨匠冰心先生素來崇敬，她的名言「有愛就有一切」，也是我的人生信條。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一位陝西作者獲得冰心文學獎後，被《聯合早報》聘為專欄作者。我做夢都想獲得與冰心有關的一個權威獎項，此生足矣。畢竟自己只是一個最底層的作者，沒有任何資源可倚恃。

雖然我獲過包括《中國校園文學》在內的徵文獎幾十個，但都算不上重量級的。而冰心兒童文學獎是文壇公認的四大兒童文學獎之一，它的含金量與影響力可想而知。這天晚上，雖然我竭力抑制自己，但仍然浮想聯翩，一夜未眠……

我怕違規，不敢將此消息告訴最好的

幾位編輯老師。我對《小溪流》雜誌潘墨老師說：「《阿虎緬甸歸來》，我撤回哈。」我記得這篇小說最先投給《金色少年》，宋國雲主編馬上回覆要用，但她覺得時代背景有點遠，叫我修改。我覺得「牽一髮而動全身」，很難改，就沒再發還這位「每稿必覆」的好編輯。這時，浙江文友邱閃發給我冰心獎的徵稿故事，建議我試投。我從網上購買了前幾屆獲獎作品集，認真研讀起來。我發現不少作者在「獲獎感言」裏說沒想到自己會獲獎，激動得失眠了。我內心掂量出這個獎是公平公正的，憑作品質量說話，獲獎作者中有名家，更有初出茅廬的新人。

2019年3月26日，趕在截稿前5天，我投出了這篇萬字小說。郵件自動回覆說：10月份公佈評選結果。我以為就是本年10月份會有結果。我告訴宋主編，她不知是直覺還是鼓勵我：「應該會獲獎。」

可是，一直等到11月底都沒有冰心獎的評選消息。我心裏忐忑起來：不知要不要另投它刊。後來，我轉投給《小溪流》，心想：先聽聽編輯對它的看法，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沒二天，潘墨編輯就加我微信了，說：「很喜歡這種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作品……」

我告訴她：這篇作品投去參加冰心兒童文學獎評選了，但至今沒公布結果。她說她可以等，希望它能獲獎。這位美麗而善良的編輯，多次問我結果出來沒有，說準備給我安排暑假二期連載。我憂心如焚，說：「還沒有，能否先排上去，如獲獎再撤換？」顯然，這個想雙保險的要求是不現實的。

評選結果網上查不到半點消息，《小溪流》刊用期也就定不下來。後來換了主編，能否採用，更是茫然。2020年6月9日，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就將此稿投給《兒童文學》，想聽聽編輯的審稿意見……

我哪裏能料到，僅過三天，卻突然接到獲獎通知。這就麻煩了。為了不違規，我必須將投出去的稿子撤回來。但是，我沒有編輯的個人聯繫方式。這時，我只能求助於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楊鵬。他說他很久沒向雜誌投稿了，沒有聯繫方式。他從朋友處要到了真編的聯絡方式，楊鵬說：「胡兄，能不能聯繫上，我只能幫你到這啦。」

我向《兒童文學》印緞夏編輯發去了請求郵件，向她說明要撤回稿件的情況。起初她以為我是去年3月投的稿，說：「稿件這麼久了，如果沒有採用通知，你可以撤回哦。」我說是3天前投的，她說：「哦，我看錯了，這篇稿子還沒審，你已入圍冰心獎了，就先撤回吧，沒有問題，期待你的新作。」

這下，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但是，我沒想到的是，從接到獲獎通知，到浙少社正式官宣獲獎名單，這個過程是如此漫長，內心備受煎熬。我查到2018年此獎官宣是2019年5月9日。我煩躁時，邱閃說：「應該7月份會官宣。」我當時健康狀況非常不好，我多麼盼望浙少社能早日發布獲獎名單，哪怕獲獎證書推後遲寄。

我數着日子盼望，7月沒有，8月沒有，9月還是沒有……一直到10月20日，才看到浙少社的權威發布，而獲獎證書日期寫的是2020年8月。我猜想出版社遲遲不官宣，大概是為了防止假冒的獲獎作品搶先流入市場。

《阿虎緬甸歸來》是迄今我最滿意的作品。得獎的過程，似乎是我對我的考驗，或者說驗證了幸運的存在，如果《金色少年》一下刊用它，我與冰心獎就失之交臂了。

我至今不知道北京「冰心獎評委會」哪個評委老師推薦了我的作品，但他們蒲公英一樣的種子，早已在我的內心扎根、開花。人是一顆種子，要做一顆純潔有愛的種子。

詩詞偶拾 李潔新 住區解封鄰避 序：病毒肆虐，住區被封，居民志堅，齊心發出，不求三月下揚州，只望四月上東樓。之約言。遵規居家，再無慮。解封日晨，群內欣歡。微信互賀，相約見面。覽勝景，得暢所願。 疫況得控，拆障障，解封外，欣若狂。 結伴郊野，納光氣，並肩荷，堤遊郊鄉。 入風涼，致生機盛，蓮葉浮盈，收蓮露。 芙蓉綻彩，吐幽香。 翔鳥戲水，啄翠藻。 翕手陽暖，添欣愉。 偶嘗陰冷，亦坦蕩。 鄰門未，由條果林。 揮頭對語，話如霖。 笑問吾，為何此模樣。 問吾，為何此模樣。 防疫無忌，在居所。 防疫無忌，在居所。 習以為常，求康安。 持之以恆，防疏傷。 小徑過後，上大路。 曲橋往，前見大江。 清波漾，流映碧空。 玉帆輕，帆馳雲上。